

自我调适与行动救赎：“小镇做题家”的积极特征分析

张以琳 樊诗佳 代玉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 天津市津南区, 300350)

国家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新工科背景下本科专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问题研究”

(E-ZYJG20200209)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新工科背景下天津市高校学生综合素养现状调查与提升策略研究”

(课题编号:TJXX20-001)

摘要: 本文试图揭开“小镇做题家”的网络面具,还原该群体在现实世界的真实群体画像。研究发现“小镇学子”虽然具有社交网络上所描述的自卑、综合能力欠佳、缺乏视野资源等特点,但同时也具有自我调适能力强、自主性强、独立坚韧等积极特征。面对先赋性资本匮乏的不利现实,他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行动救赎:通过积极参加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校园活动提升文化资本,通过与周围同学、老师搭建社交关系积累社会资本,最终实现了自身能力的跨越式发展。本文从个人、家庭、学校维度为促进该群体更好地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个人层面,要正视差距,有效利用高校育人资源,合理进行人生规划;家庭层面,要采取恰当教养方式,营造良好家庭氛围;学校层面,要完善管理体制,以育人功能为主体,健全学生帮扶体系。

关键词: 小镇做题家;积极特征;自我调适;行动救赎

中图分类号: G4 **文献标识码:** A

一、问题提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前往清华大学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可见,高等教育的育人质量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影响重大,大学生实现全面发展的水平是衡量高校育人质量的重要指标。2020年5月,源自豆瓣上某个讨论小组的新词——“小镇做题家”作为一种青年群属标签成为社会舆情讨论的焦点。该小组成员大多来自小县城或乡镇农村,毕业或正就读于知名高校,但他们认为自己“除了埋头苦读之外啥都不会”,见识和能力有限,自嘲为“小镇做题家”。到目前为止,该讨论小组已聚集了10万多人,这一关乎教育公平与社会阶层流动的话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网络媒体对“小镇做题家”这一群体所折射的社会心态褒贬不一,而围绕“小镇做题家”的争议不仅关系到这一特定群体的社会心态特征,更是对高等教育是否能够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叩问。^[1]

在高等教育机会获得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小镇青年”通过自身努力,克服了阶层限制成功进入精英高校场域,本应是成功实现阶层转变的“胜利者”,但困于先赋性资本的匮乏,他们在精英高校场域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在学业适应以及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备受煎熬,全面发展水平受限。^[2]然而布劳-邓肯“地位获得模型”指出,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都会对社会地位的获得与流动产生影响,那么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小镇做题家们”的自致性因

素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社交媒体上处处碰壁的“小镇做题家”，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抛开网络空间，现实生活中“小镇做题家”又存在着怎样的群体特点？他们身上是否存在网络空间里不曾展现出的积极特征？

基于上述疑问，本研究对 9 名“小镇做题家”进行访谈，试图描绘现实生活中连续时空维度下小镇做题家的群体特点，进而与该群体在社交网络中呈现出的形象进行对比，揭示“小镇做题家”在网络空间不曾展现出的积极特征，化解大众对“小镇做题家”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并探究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在该群体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为精英高校的“小镇学子”更好实现自身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

二、文献回顾

教育公平是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过程公平既是起点公平的延续，也是结果公平的前提。高等教育过程公平更关注大学生内在发展，属于质性公平，是内质和精髓。^[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过程公平，即出身不同的学生在经过高考的选择性淘汰进入同一所大学后教育收获是否存在差异。现有研究多关注城乡差异以及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对在校大学生就读体验和发展成就的延续性影响。高耀、刘志民等基于江苏省 20 所高校的调研数据发现，家庭经济状况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和担任校级学生干部的概率有显著正向影响。^[4]马道明通过对 37 位在宁大学生的访谈发现，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和城乡生活环境的差异使农村大学生在大学阶段获得发展的能力和机会遭遇客观限制，相较于城市大学生而言，处于明显的劣势。^[5]以上研究侧重于城乡二元结构、家庭环境等先天的结构性因素对于大学生发展的重要影响，先赋性家庭资本匮乏的农村籍学生在高校场域中综合能力的培养和发展面临诸多障碍性因素。但布劳-邓肯模型指出，影响社会地位获得的因素包括先赋性与自致性两个方面，自致性因素是指可以通过努力和奋斗来控制 and 改变的因素，强调个体自身的主观能动性。相关研究也证实了大学生的个人努力在提高综合素质，实现阶级流动中的重要作用。李春玲与郭亚平基于“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的研究发现，在最应该体现文化再生产机制作用的精英大学（985 大学），家庭背景的影响作用极其微弱，相反，个人努力作用显著。^[6]许多多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五期数据和个人增长曲线模型发现，大学四年的教育过程逐步缩小了贫困大学生与其他大学生之间非认知能力上的差距，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大学生克服了家庭出身的劣势，并最终消除了他们与家庭出身较好的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差距。^[7]以上研究说明了在先赋性家庭资本薄弱的前提下，出身社会底层的大学生仍然有机会凭借自身努力，突破社会和家庭的结构性限制，获得较高的学业成就与社会成就。

综上所述，先赋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在大学生发展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现有文献关于出身底层的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成就和社会成就的差异化结论给本文全面解读“小镇做题家”现实生活中的群体特征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由于“小镇做题家”缘起于网络空间的自我呈现，有鲜明的身份建构倾向和网络书写痕迹，^[8]现有关于该群体的研究多倾向于刻画

“小镇做题家”的网络空间特征或是从单一时间维度测量该群体心理状态^[9]。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将“小镇做题家”还原于现实世界,在连续的时空维度下呈现其学业生涯发展历程及成长转向,探索先赋性因素和自致性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挖掘其积极特征,这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也是本文的创新所在。

三、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 核心概念操作化

结合“小镇做题家”这一网络用语的出处和相关学术研究,本研究认为“小镇”不仅指代地域上的小城镇,更是家庭资本匮乏的象征。因此,研究从两个维度限制“小镇”的范围,一是地域维度:所有非城市的地方,包括村、乡镇、小县城都可以归为“小镇”范围;二是家庭资本维度:在家庭资本中,经济资本是最直观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要素。因此本研究依据《中国贫富标准线》界定的低产标准,将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下界定为低经济资本家庭。而“做题家”这一标签则是此类学子擅长应试,高考成绩斐然的象征,故本研究通过“是否通过普通高考进入双一流高校”来界定“做题家”这一身份。

综上,本研究将“小镇做题家”这一概念操作化为“出身农村、乡镇或小县城,家庭经济资本匮乏,但擅长应试,高考成功进入双一流高校的青年学子。”

(二) 研究设计

研究过程主要分为三个步骤:首先,结合对“小镇做题家”的操作化定义及大学生发展的评价模型,厘清评价“小镇做题家”群体在校发展表现的维度,并据此编制访谈提纲;其次,对2名“小镇做题家”进行预访谈,进一步改进访谈提纲。其后通过方便抽样原则、滚雪球抽样原则,选取T大学(985院校)和Z大学(211院校)这两所双一流院校符合条件的9名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获取研究资料;最后,结合访谈结果,总结“小镇做题家”们进入精英高校场域后的心理变化与行为特征,试图描绘该群体在现实生活中的群体画像,发掘该群体在网络空间中未曾表现出的积极特征,并分析先赋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对上述特征的影响。基于伦理原则,对受访者的个人信息和访谈原始资料进行保密处理。在对受访者进行编码时,本研究根据受访者在访谈中所体现出的个性特征,将其分为“A”、“B”两种类型,其中编码“A”代表该个体主动性强,具有强烈的摆脱“小镇做题家”标签的欲望;编码“B”代表该个体虽有一定的主动性,但对自身期望较低。具体情况参见表1。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序号	学校	年级	性别	家乡所在地	家庭年均收入	编号
01	天津大学	18级	男	农村	低于10万元	A-01
02	天津大学	18级	男	农村	低于10万元	B-01
03	天津大学	18级	女	乡镇	低于10万元	B-02
04	天津大学	19级	女	农村	低于10万元	B-03
05	天津大学	19级	男	农村	低于10万元	B-04

06	天津大学	19 级	女	乡镇	低于 10 万元	A-02
07	天津大学	19 级	女	县城	低于 10 万元	A-03
08	郑州大学	19 级	男	农村	低于 10 万元	A-04
09	郑州大学	20 级	男	乡镇	低于 10 万元	B-05

四、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正如社交平台上“985 废物小组”中所呈现的,受制于先赋性资本的限制,“小镇做题家”在进入精英高校场域的初期发展并不顺利,在对 9 名研究对象进行访谈过程中,“自卑”“焦虑”等词共出现 35 次;“压力大”“压抑”等词共出现 18 次;“社恐”“不擅长社交”等词共出现 14 次。“小镇做题家”凭借自身努力,通过了高考的竞争性选拔,实现了从小镇到城市的物理空间转换,但其思维惯习、综合素质难以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和提升,离开了“以分数论英雄”的赛道,应试能力不再能带给“小镇做题家”中学阶段的学业光环,高校场域全新的竞争赛道使他们产生新的压力与焦虑。但“自卑、焦虑、社恐”这些负面情绪大多产生于该群体进入高校场域的初期,随着学业生涯的推进,他们在一次次的社会互动中不断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角色期待,重建自信,扭转心态,并通过高校这一资源平台实现了个人能力素质的跨越式发展。

(一) 自我调适: 利用底层文化资本, 实现自我接纳

“场域”是布迪厄提出的一个与“资本”密切相关的概念,它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场域不仅具有物理空间的意义,更包含了权利空间、文化空间等属性的意义,不同场域意味着不同的规则、制度、文化和仪式。大学场域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受到空间位置关系和社会文化偏好的影响,更倾向于城市文化^[10]。根据“生命历程理论”,人的一生会在不同的时空中进入不同的场域扮演社会规定的角色,对于“小镇做题家”而言,初入大学意味着两个场域的转换:一是从中学场域转换至大学场域;二是从接近乡土社会的农村或县镇场域转换至现代社会的繁华都市场域。场域的转换意味着竞争规则、校园文化的转换。正如 A-01 在接受访谈时提到的:“大一的时候是有一点自卑的。一开始是很骄傲,觉得自己考高考的分还挺高的,动不动就说我考了六百六十多。但是没过多久就发现,在这里高考成绩好没多大用处,大学里不考这些了。而且在资源上自己跟别人就有很大差距。比如说自己穿的衣服就感觉很 low,衣品也不行;再比如说去吃饭或者说聚餐参与一些活动的时候,就会想自己有钱够不够用,这些差异就是会让我感觉自己不如人家。”(A-01, 2021. 9. 8) 进入高校场域后,“小镇做题家”们发现原本引以为傲的应试能力不再具有竞争性,曾经“优等生”的光环消失。在城市场域中,面对日常生活中乘地铁、喝咖啡等细节的手足无措,城市背景同龄人英语口语、人际社交等能力的碾压,“小镇青年”的身心备受打击。从“寒门贵子”到“小镇做题家”身份落差使他们产生身份构建的困境,与城市学子的对照更使得他们产生对自我的怀疑与轻视,自我认同受挫。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阅历的增加,“小镇青年”的生存心态在逐渐发生转变,没有一味

的自怨自艾，而是锻炼出了较强的自我调适能力，能够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调适自我，适应大学新的管理模式、师生关系和学习生活等；能够从与他人比较而产生的自我否定中跳脱，以一种接纳和包容的心态适应大学生活。

这种心理调适的路径可以分为两条：一部分“小镇做题家”在成长过程中逐渐将别人的优秀视为与自己无关的事情，降低对自己的期望，自我满足。虽然也短暂产生过要超越他人的想法，但并未付出实际行动，最终被接受他人比自己好的现实所取代。此种心态似乎略显消极，但也是“小镇做题家们”积极自我调适的一种表现：

“慢慢就放平心态，觉得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如果是自己的选择，就不要想太多，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好的。”（A-03, 2021. 9. 2）

“现在很少会自卑了，没有必要事事跟别人比。我更多的还是顾好我自己的事情，只要我自己努力过了，自己觉得没问题就可以。”（B-01, 2021. 9. 15）

同时也有一部分“小镇做题家”将初入高校场域的自卑、怯懦转化为动力，抱着“我也可以像别人一样优秀”的想法在大学生活中鞭策自己更加努力。尽管寒门子弟并不具有先赋性的客观优势，却因其自身的底层处境而自然生发出向上拼搏的动力，一些不利的文化或事件也可能转化为突破自我的韧性，^[11]出身于底层的先赋性事实也在“小镇做题家”的心中衍生出超越当前阶层、努力拼搏全面发展自我的动力。

“我觉得小镇做一家它不是终点，只是一个过程。被打上小镇做题家的这个标签，并不代表着我未来不能做的比别人更好。”（B-03, 2021. 10. 2）

“感觉之前所认为的那种非常强悍的水平，其实都是我也是可以达到的；有些事情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光鲜亮丽，我也可以去做这些事情。”（A-01, 2021. 9. 8）

有研究者认为，底层学子从贫困家庭实践中生发出超越阶层的动力，在求学生涯中塑造出坚韧刻苦的品行，在这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底层文化资本。^[12]底层文化资本赋予了“小镇青年”自律、勤奋、顽强等优良的文化品质，这些特质也使他们在面对人生逆境时拥有坚持下去的信念和坦然面对的勇气，支撑他们顺利完成了从自卑到接纳的心理调适。

（二）行动救赎：利用高校内部弱关系，积累后生性资本

“小镇做题家”在初入精英高校场域时，因先赋性家庭资本的匮乏往往处于结构中的被动地位，城乡之间经济条件上生活方式的差别和文化背景上思想观念的差异使“小镇做题家”感到无所适从和苦闷压抑，但在连续的时空维度之下他们具有成为主动者的可能性。斯坦福大学教授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根据时间跨度、情感强度等不同组合，把关系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13]强关系指的是在个体从小到大的生命历程中与其具有血缘联系、时空紧密联结的家庭内关系，而弱关系则指与个体非血缘关系、时空联系较弱的家庭外关系。^[14]强关系强调情感维系，而弱关系关注信息提供。随着求学进程的推进，父母作为“小镇做题家”的重要他人所提供的更多是情感上的支持与鼓励，无法给予他们更多有关大学生活的实质性帮助。而高校内部的弱关系在大学生自身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升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与高校内部老师、同学进行互动以及参与各类活动的过程中，“小镇做题家”得

以开拓眼界,建立自信,积累更多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提升自身在未来求学或求职中的竞争力。因此“小镇做题家”想要获得较高的学业成就和较好的能力发展关键在于他们能否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及时调整思维方式和行动策略,与高校场域建立起高质量的互动关系,通过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累积,重塑自我身份。

1、文化资本的积累

相较于程式化的高中生活,大学打开了青年学生生活发展的多维面,开辟了青年自由全面发展的广阔空间,^[15]并为学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学习途径和渠道,如:学生社团、育人基地、勤工助学等。在访谈中几乎所有的“小镇做题家”都提到,在刚刚进入大学时很愿意参与各种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并期待借此发展兴趣、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由于先赋性文化资本的匮乏,大部分“小镇做题家”在爱好特长、沟通表达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等方面有所欠缺,这使他们在集体活动的过程中往往处于边缘位置,初期的体验感并不友好:

“虽然认识了一些人,但是基本没有深交。”(B-01, 2021.9.20)

“很少感受到归属感和集体凝聚力。”(A-03, 2021.9.15)

部分“小镇做题家”选择了中途退出社团,但让人意外的是,多数“小镇做题家”选择坚持下来,视野和能力的匮乏使他们在感到诸多限制的同时也激起了他们的学习动机和赶超欲望,尝试通过参与各类校园活动来锻炼和发展自己。随着经验的累积,他们在集体活动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各方面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社团对我的影响蛮大的,我很喜欢做志愿,就加入了青协,后来也成了社团的主席,组织领导能力和人际交往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A-01, 2021.9.8)

“在社团里学会了做推送和PS,后来还用PS接了一点活儿,赚了钱。”(A-03, 2021.9.15)

“我担任了班长,感觉在人际交往和活动组织方面受益良多。”(B-03, 2021.10.2)

拉鲁(Annette Lareau)在对教育研究中文化资本的内涵进行系统梳理后得出,所谓的文化资本不再局限于与高雅文化有关的认识和才能,而可以指涉被相关机构(正式或非正式地)认可并能够为个体带来竞争优势的文化品味、实践与技能。^[16]前者重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潜伏于个体内部稳定的文化特质和风格,强调先赋性差异;而后者可操作性和外显性更强,即个体通过实践可以快速掌握并熟练运用,强调自致性差异。大学场域和大学教育为弥补“小镇做题家”的先赋性文化资本不足提供了诸多可能性,无论是学术氛围浓厚的课堂教学还是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都在向“小镇做题家”传输着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以及进入社会所必须的素质技能。“小镇做题家”们正是借助大学搭建的学习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后生性文化资本的累积,这也表明了他们跨文化能力的发展。通过涉足不同的文化场域,“小镇做题家”在感受差距的同时,也做出了相应的探索,并有一定的收获,这些收获对于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可见,个体的后生性文化资本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先赋性文化资本的匮乏。

2、社会资本的积累

“小镇做题家”融入精英高校场域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的过程,还是

一个重新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建立的关系网络范围越大,强度越高,他们融入精英高校场域的程度也就越深。社会关系网络规模的大小以及可集结社会资源的多寡,决定了个体可能攫取的社会资本量。^[17]“小镇做题家”们虽然表示自己社交能力不强,但在社交关系的构建上都采取了一定的策略,在一些重要关系的维持上往往愿意付出更多的精力,比如拥有一到两个长期的朋友,和学院的老师保持一定的联系。这些社会关系都在重要的人生节点上为他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通过创新创业大赛认识了很多优秀的校友,人际关系会给你未来的就业带来很多的帮助。”(B-02, 2021. 9. 2)

“我考研要考社会学,我就去问了社会学的老师,他很有经验,也更有人脉,给了我很多建议。”(B-04, 2021. 10. 5)

“我会经常向一些学长学姐请教考学和就业的经验,这些事儿很重要,所以我就会很积极。”(B-03, 2021. 10. 2)

随着学业生涯的推进,家庭已不再能为“小镇做题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决策,强关系与他们的连接强度不断削减,“小镇做题家”在社会资本的积累上具有了更大的独立自主性。以高校场域中的人际关系为代表的弱关系在“小镇做题家”能力发展和素质提升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大部分受访者都表示自己在与老师、同学的互动中受益匪浅。这些互动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小镇做题家”与城市大学生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五、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研究对9名符合操作化定义的“小镇做题家”的访谈数据进行分析,通过了解该群体在精英高校场域的现实生活与学业表现,试图揭开“小镇做题家”的网络面具,还原该群体在现实世界的真实群体画像,发掘“小镇学子”在社交网络上未曾被发现的积极特征,同时研究也探究了先赋性因素与自致性因素在该群体的大学阶段的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对精英高校的“小镇学子”更好实现自身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研究发现,虽然现实生活中精英高校的“小镇学子”具有社交网络上所描述的自卑、综合能力欠佳、缺乏视野资源等特点,但他们也有自我调适能力强、自主性强、独立坚韧等积极特征。面临从中学到大学、从小镇到城市两重场域的转换,“小镇做题家”们有着比城市青年更严峻的生存困境。但他们凭借早期积累的底层文化资本,一步步实现了从自卑到接纳的自我调适。同时,在大学场域中,该群体发现家庭所能提供的支持极为有限,强关系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自我发展的需要,于是他们开始“自我救赎”,将目光转向需要自主构建的弱关系,通过参加社团、课外活动等方式积攒文化资本;通过向周围同学、老师求助积攒社会资本。在自我调适与行动救赎的过程中,一部分“小镇做题家”们萌生了与城市青年比

肩的想法,期望通过自身努力达成阶层跃升,他们也凭借强韧的意志力及比同龄人多出数倍的努力顺利实现了自我发展的“逆袭”。

在精英高校场域中,小镇学子的家庭所能提供的更多的是情感支持,物质与社会关系上的支持十分有限,先赋性家庭资本不足也成为了该群体的一个标签。但值得一提的是,小镇学子所特有的底层文化资本作为先赋性优势在其适应高校场域与城市市场域生活的过渡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贫困家庭实践中生发出的超越阶层的动力,在求学生涯中塑造出的坚韧刻苦的品行帮助“小镇做题家”们顺利完成了从自卑到接纳的心理调适。同时,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使“小镇做题家”不再沉湎于过去的荣耀光环,不再纠结于现时的自卑焦虑,而是主动出击,获取实现自身发展的各种资源途径,学校教育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后生性资本的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合先赋性资本的匮乏,大学生需要有自我发展、自我提升的意识和行动,以促进自身的持续性成长。

(二) 研究建议

通过对“小镇做题家”这一群体现实生活中积极特征的发掘,研究发现了“小镇做题家”被忽视的一面,结合研究结论,本文从个人、家庭、社会维度为促进该群体更好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个人层面,要正视差距,有效利用高校育人资源,合理进行人生规划。先赋性的差距难以在一时之间改变,家庭综合资本高低所带来的学生视野和资源的差异也是必然的,但这种差异并非无法改变,人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知识和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与其自怨自艾,不如放平心态,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独立自主、坚韧顽强等优秀品质,尽早克服自卑与怯懦心理,充分利用高校平台,通过对各类资源的获取和学习,探索属于自己的以“精神自治”为前提的发展模式,合理进行人生规划。

第二,家庭层面,要认识到家庭文化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父母要采取恰当教养方式,营造良好家庭氛围,为子女成长提供良好家庭环境,给予孩子更多的生活关注和学习关注;多多征求孩子对家庭事务的意见,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发表意见的勇气,进而为子女形成积极的自我认同提供条件。

第三,高校层面,要完善管理体制,以育人功能为主体,健全学生帮扶体系。对“小镇做题家”而言,初入高校场域在学业、人际交往方面必然存在不适应,稳定和谐的社团、班级等团体关系能为他们提供“避风港”,在其中找到群体归属感,克服身份转变带来的失落感。因此,高校在社团的开办、班级的组成上也要综合考虑不同学生群体的特征,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如受访者所提到的专为贫困生开设的“自强社”等,让不同学生群体都能够建立起自己的群体关系,获得群体归属感。另一方面,学校内部也应该坚持积极向上的舆论导向,淡化过度竞争的不良风气,倡导“终身学习”的生活理念,使同学们认识到学习的持续性和广泛性,不拘泥于此时此刻的成败得失,重视学习过程,享受学习过程,拓宽知识视野,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 [1] 李秀玫,付宇,侯劭勋.“小镇做题家”的群体性焦虑及其来源[J].当代青年研究,2022,(01):90-96.
- [2] 樊诗佳,张以琳,代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双一流高校大学生发展的影响路径研究:家长参与的中介作用”[OL]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2022-04-24
- [3] 储朝晖.走出教育公平的观念误区[J].中国教育学刊,2005(07):9-11+17.
- [4] 高耀,刘志民,方鹏.家庭资本对大学生在校学业表现影响研究——基于江苏省20所高校的调研数据[J].高教探索,2011(01):137-143.
- [5] 马道明.输在起点的流动:农村大学生的城市之路[J].中国青年研究,2015(10):56-60+65.
- [6] 李春玲,郭亚平.大学校园里的竞争还要靠“拼爹”吗?——家庭背景在大学生人力资本形成中的作用[J].社会学研究,2021,36(02):138-159+228-229.
- [7] 许多多.大学如何改变寒门学子命运:家庭贫困、非认知能力和初职收入[J].社会,2017,37(04):90-118.
- [8] 李沁柯,夏柱智.破碎的自我:“小镇做题家”的身份建构困境[J].中国青年研究,2021(07):81-88+95.
- [9] 李秀玫,付宇,侯劭勋.“小镇做题家”的群体性焦虑及其来源[J].当代青年研究,2022(01):90-96.;林辰.“失败展览”:小镇做题家网络空间新型社交模式探究[J].新媒体研究,2021,7(20):82-85.DOI:10.16604/j.cnki.issn2096-0360.2021.20.019..
- [10] 朱德全,曹渡帆.高等教育场域“底层文化资本”是否可行?——基于对农村籍大学生学业生涯的质性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24(02):33-42.
- [11] 程猛,康永久.“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37(04):83-91.
- [11] 董永贵,王静宜.“信”与“从”:底层文化资本发挥作用的密钥[J].中国青年研究,2022(01):104-110+119.
- [13]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 [J]. Sociological Theory,1983,1(6):201-233.
- [14] 朱德全,曹渡帆.高等教育场域“底层文化资本”是否可行?——基于对农村籍大学生学业生涯的质性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24(02):33-42.
- [15] 代玉启,李济沅.“小镇做题家”现象的透视与解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1(07):89-95.
- [16] 谢爱磊,洪岩璧,匡欢,白杰瑞.“寒门贵子”:文化资本匮乏与精英场域适应——基于“985”高校农村籍大学生的追踪研究[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16(04):45-64+185.
- [17] 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4.

Self-adjustment and Redemption in action: an analysis of the pos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 Small-Twon Swot "

Zhang Yilin, Fan Shijia, Daiyu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Abstract: By restoring the real performance of " Small-Twon Swot " in real life, this paper finds that "small town students" do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w self-esteem, poor comprehensive ability and lack of vision resources described on social networks, but they also have positiv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strong self-adjustment ability, strong autonomy, independence and tenacity. Fac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iddle school to university and from small town to city, they finished the self-adjustment from inferiority to acceptance step by step with the early accumulated cultural capital of bottom class. In the face of the adverse reality of the lack of pre-existing capital, they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subjective initiative and accumulate cultural capital by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social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 they accumulate social capital by building social relations with surrounding students and teachers, and finally they realize the great leap forward development of their own ability.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this group from the dimensions of individual, family and school: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we should face up to the gap, making effective use of college education resources to make reasonable life planning; at the family level, we should adopt appropriate rearing methods to create a good family atmosphere; at the school level, we should improve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improve the student assistance system.

Keywords: "Small-Twon Swot"; Positive characteristics; Self-adjustment; Redemption in action